

吉本芭娜娜

青春梦幻手卷

白河夜船

徐静波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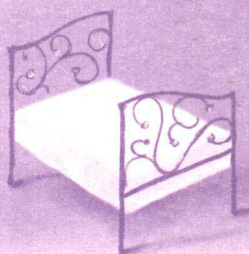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313.4
86

吉本芭娜娜
青春梦幻手卷

白河夜船

徐静波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河夜船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徐静波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11(吉本芭娜娜青春梦幻手卷)

ISBN 7-5327-3760-8

I. 白... II. ①吉... ②徐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9170号

SHIRAKAWA YOFUNE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1989 by Banana Yoshimot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03-349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吉本芭娜娜青春梦幻手卷

白河夜船

[日本]吉本芭娜娜 著

徐静波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89,000

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7,000册

ISBN 7-5327-3760-8/I·2130

定价:10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白河夜船	1
夜和夜的旅人	55
一种体验	99
真的睡了好多——文库版后记	127
慵懒的、没有梦想的、燃烧着的空气	129

白 河 夜 船

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独自一人时竟变得如此贪睡呢？

睡眠仿佛涨潮一般向我涌来。我对此手足无措。这种睡眠无涯无垠，其深无底，电话铃声也罢，外面行驶的汽车声也罢，在我的耳朵里都变成了悄无声息。我既不觉得丝毫的痛苦，也不觉得空虚寂寥，在我的感觉中，只有一个死沉沉的睡眠世界。

只有醒过来的一瞬间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感觉。当我仰望着有几片云彩的天空时，心里知道我已经睡了很长的时间。我心里朦朦胧胧地意识到，虽然自己原本并不想睡的，却在床上虚度了整整一天……在这种类似于屈辱的沉重的后悔中，蓦地我感到了一阵惊悚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将自己委身于了睡眠呢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停止了抵抗呢？我曾经有过的朝气蓬勃、心神清爽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？想起来，那似乎是太遥远了，宛如太古时代一般。我的眼睛中只见到了一些羊齿类植物和恐龙等的粗犷鲜明的颜色，眼前只是出现了一些如同遥远的过去一般的朦胧的画面。

只有男朋友的电话,即使睡着的时候我也能知道。

岩永打来的电话铃声,跟别的不一样,我会听得很清楚。不知为什么,我总能清楚地明白。其他的各种声音都是从外面传入耳朵的,而他打来的电话,就如同我戴着耳机一般,这声音是从我头脑里边欢快地响起来的。于是我起身拿起了电话筒,这时他就会以一种令人心头一惊的低沉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。

“寺子?”

我答道,是。我回答的声音实在太虚空了,他不觉笑了笑,然后每次都问我同一句话:

“您又在睡觉吧?”

他平时说话不夹带一点点敬语,这时突然以这样恭敬的口吻跟我说话,我听了后满心喜欢,每次听到,仿佛就觉得这世界“倏”地一下关闭起来了。好像卷帘门一下子落了下来,眼前一片漆黑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玩味着这声音的余韵。

好不容易,我的意识终于清醒起来,我对他说道,你上次打电话来的时候,是一个下雨的黄昏。突然下起的大雨的雨声和黑沉沉的天空的颜色,将整个城市包裹了起来,就在这时你突然打来了电话,成了我与外界相连的极其重要的联络线。

当他的声音开始说起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时,我开始觉得无聊。我心里想,与其听那样的话,我倒宁愿你说一遍“您又在睡觉吧”,再说一遍吧。我一边想着一边用脚顿着地板,手里做着记录。嗯,几点。好,就在那儿。

要是现在有人肯向我保证说,我们俩目前的这种行为是真正的恋爱的话,我恐怕会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下心来,情不自

禁地跪倒在那人脚边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如果目前的行为只是过眼云烟的话,那么我宁可像现在这样一直昏睡过去,希望听不到他的电话铃声。我希望立刻就让我一人独自待着。

就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困倦中,我迎来了与他相识了一年半后的夏天。

“我一个朋友死了。”

我没能说出这句话,至今已经两个月了。我明白,我要说的话,他一定会认真倾听的。可连我自己也弄不懂,我竟然一直都没有说。

在夜里,我心里总在思量:说么? 现在就开始说么?

我一边行走着,一边在寻找词语。

我一个朋友死了。你没见过吧。是跟我关系最要好的一个女孩子。名叫诗织。大学毕业后,她做了一份非常怪异的工作。嗯,怎么说呢,是一种挺复杂的类似于卖淫一样的活儿,算是服务行业吧。但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。念大学的时候,她就跟我两个人住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。那时真是愉快极了,开心得不得了。没有任何可怕的事,两个人每天聊天说闲话,或通宵不眠,或喝得酩酊大醉。不管在外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,回到房间后又说又闹,乱开玩笑,烦恼顷刻就抛在了脑后。那时真是开心呀!我还经常跟她一起讨论你我之间的事呢。说是讨论,其实是说一些你的坏话呀,或是讲一些你的吸引人之处呀,两个人之间就老说这些话。这下你明白了吧,男人和女人,绝对成不了朋友。当彼此之间真的已经很融洽的时候不是已经……不,不,我跟诗织不是恋情,我们真的是

很要好的朋友。和诗织在一起,具体怎么我也说不好,就是当人生的沉重“咚”一下降临在你头上时,这沉重会减轻一半。你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起来。她虽然也没有特意为你做什么,但不管你的精神处于何等放松的状态,都不会有任何紧张感向你袭来,而是一种恰恰好的亲切温柔的感觉。还是女孩子做朋友好。那时你也在,诗织也在,我心里虽然充满烦恼,不过这一类小孩游戏一样的玩意儿,如今想起来,却是像过节一样令人怀念。每天哭哭笑笑。对了,诗织真是个好女孩,她“嗯、嗯”地听你说话的时候,嘴角总是带着微笑。而且会出现两个小酒窝。但是,诗织自杀了。当然她早就离开了我现在的房子,一个人住进了豪华的房间,结果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,在房里小小的单人床上死去了……她的工作间里有一张硕大的、就像是中世纪贵族睡的那种松软的、带有顶盖的大床,她为什么不躺在那上面死去呢?我虽然是她的朋友,却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我还以为诗织会说,反正要死,死在豪华大床上更可能进天堂。她母亲从乡下飞过来,打了电话给我,我才得知了她的死讯。我是第一次见到她母亲,她跟诗织长得很像,见到她,我满心悲伤,她问我诗织在做怎样的工作,我到底还是没能回答她。

这些话还是无法顺溜地说出来。我知道,我越是想把脑子里想的东西说出来,这些话语就越容易变成粉末,随着往前倾倒的颓势,在风中零落飘散,所以说不出口。按我这样的说话方式,什么都无法告诉对方。结果唯一能正确表达的,就是“我一个朋友死了”。究竟该用怎样的表达方式才能传递出我内心的凄凉呢……

在临近夏天的夜空下，我边走边想。在走过车站前的一座很大的人行天桥时，他说：

“明天我只要下午去上班就可以了。”

汽车的长蛇阵连成一片，闪烁着光芒，在远远的街角处拐了进去。夜突然变得无限悠长。我心里挺开心，忘却了诗织。

“那，我们在一起过夜吧。”

我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。他并没有转过身来，脸上带着平时的微笑说：“好呀。”

我觉得很幸福。我喜欢夜晚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在夜色中，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，我睡意全消。

和他在一起，我偶尔会见到“夜的尽头”。对我而言，那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。

不是两人同时达到高潮的时候。高潮的时候，只是两人之间毫无缝隙，也无暇驰心旁骛。他是个在做爱时一句话也不说的人，太过于沉闷，所以我就故意逗他说这说那的，但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彼此都沉默不语的。我总觉得，通过他，我仿佛是与一片巨大无边的夜睡在一起似的。正因为他闭口不语，我才感到自己在整个地拥抱着比他本人更加深刻真切的他。在他离开我的身体、说“可以睡了吧”之前，我脑子里可以不思考任何东西。只要闭起眼睛去感受真正的他就行了。

这是夜深的时候。

留宿的场所无论是大宾馆还是车站背后廉价的小旅馆都一样。我总在半夜里，感觉仿佛听到了风雨声，便蓦地醒过来。

这样一来，就非常想看看外面的情形，于是就打开了窗

户。凛冽的晚风吹进了满是热气的房间内，我望见了闪烁的星星。或者是淅淅沥沥地开始下起了雨。

对着窗外眺望了一阵子后，忽地转过身来看看身旁，原本一直以为睡着的他，却分明是睁开着眼睛。不知为何，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只是默默地凝视着他的眼睛。他躺在床上，照理是看不见外面的景物的，但他的眼光却显得澄澈明亮，仿佛窗外的声音和景色都映照在了他的眸子内。

“外面怎么样？”他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调问道。

我会回答说“在下雨呢”，或者是“在刮风呢”，或者是“夜色清朗，能看见星星呢”。不知为何，会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觉，弄得人快要发疯。跟他在一起，怎么会有孤寂落寞的感觉呢？也许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诸种复杂的事情；也许是因为我对两人的诸事皆觉得欢喜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心绪，比如想要做什么之类的明确的念头。

只有一点，我心里一直很清楚，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由一种孤寂落寞支撑着的。在这闪着光亮一般的孤独的黑夜中，两人静静地待着，无法从颓然麻木的心境中腾跃起来。

这，就是夜的尽头了。

我供职的那家小公司实在太忙，一点也无法抽出时间来与他见面，于是我就干脆立即辞去了工作。闲荡了已经快有半年了。白天无所事事，于是就料理一些自己个人的购物呀洗涤衣物什么的，日子过得闲闲的。

我自己有些存款，虽然数额并不很大。我对他说，我是为了自己才把工作给辞了的，可他却每个月汇给我一笔数额惊人的钱款，所以我日子过得很轻松。一开始我曾有瞬间的犹

豫,心想这就是情人的生活么?但来者不拒是我的人生信条,所以就欢欢喜喜地收下了他的钱。也就是说,也许是觉得有空闲,于是就一直睡在床上。我不清楚这样的女孩子在全日本究竟有多少,但白天在百货公司里遇见的那些既不像大学生也不像自由职业者的、有一点异样的、昏昏蒙蒙的女孩子,说不定就是这一类人。因为我很清楚,自己正是这类眼神空洞、四处闲逛的人。

就在这样闲逛的某个晴朗的下午,我偶然撞见了一个朋友。

“你好吗?”

我朝他奔过去问道。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,是个头脑聪敏、人品很好的男孩。诗织曾与他交往过一阵子,时间虽然不长。有几个月他们也曾住在一起。

“嗯,好啊。”他笑着答道。

“在干什么?公事?”

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,下面是一条全棉的长裤,看上去完全是便服,手里空空的,只拿了个信封。

9

“是啦!正要去送一件东西。你还是老样子?好像挺悠闲的嘛。”

他说话的特点,是往往把词尾温柔地拖成长音。在蔚蓝的天空下,他和善地微笑着。

“嗯,闲闲的,什么工作都没做。”我说。

“挺优雅的嘛。”

“对。你是去车站吧?我跟你一起走到对面的街角吧。”

我们一起往前走。

被街上的景物裁剪出来的碧空,奇妙地轮廓分明地闪着

光芒。我觉得自刚才的那一刻起，自己仿佛置身国外。正午的街景和阳光，有时会打乱我的记忆和各种事情。到了盛夏时节就越是如此。我可以感觉到，手臂被太阳晒得热辣辣的。

“真热呀。”

“真热。”

“我听说诗织死了？”他说，“我是最近听说的。”

“是。她父母亲从老家赶了出来，事情弄得挺大的。”我的回答有点怪。

“我想是吧。听说她在干一种挺奇怪的活儿？”

“是呀。这世上什么买卖都有啊。”

“她是死于工作？”

“……不知道。不过，大概不是吧。”

“是呀，这事只有她本人知道了。可她脸上老是笑盈盈的，是个好女孩呀。我很难理解，像她那样的人怎么会有令她走上绝路的烦恼呢？”

10

“我也不懂。”

接着两个人一时间都没有出声，并排慢慢走下了宽宽的坡道。有好几辆车从我们身边向前驶去，太阳从正面明晃晃地照耀着。头发湿漉漉的诗织，剪着指甲的诗织，洗衣服时的她的背影，旭日中的她的睡脸……行走在我身旁的这个人，与我共有着只有同她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会知道的场景。想起来，这些事总觉得颇为怪异。

“你还是跟那个有妇之夫搞在一起呀？”他突然笑着问道。

“没有像你这样说话的吧。”我也笑了起来。“是呀，我还没跟他分手呢。”

“你也该正儿八经地谈恋爱了。”他说话的语气明快爽直,不带任何杂念,听起来反而挺有分量。“你很早就像个小大人似的,一直是喜欢上了点岁数的人吧。”

“是呀。”我微笑道。

我对这段爱情的认真劲,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害怕。一想到这段恋爱要终结,手脚都会颤抖起来。但是,我们的这段关系什么时候结束都毫不奇怪。尽管如此,我的情感仍然一直在静静地燃烧。

“那么,再见了。有什么聚会叫我一声。”

快走到地铁站的入口时,他举起一个手对我说道,然后走下了有点昏暗的阶梯。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,心里不觉有些恋恋不舍,我一直目送着他背影的消失。心头欢快的情绪仿佛跟随着他的背影一起离去了,胸口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

当时,在跟他分手之后,诗织立即就寄住到了我的屋里。她父母定期给她寄来生活费,她也是一个喜欢像样的生活的女孩子,可不知为什么,她总不愿意固定住在某个地方,每次搬家立刻就会把书和礼物什么的都丢弃。她说,她讨厌东西越来越多。她从他那里拿了枕头和毛巾被,提着一只箱子就搬过来了。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怕独居的人,可不知为什么,总是不断地寄居在朋友的家里,好像这是她的爱好似的。

“怎么会分手的呢?”我问过她。

“嗯,是呀。不过,你想,是我借住在他那里吧。我要是不搬出来的话,这事就没个结果。”诗织含含糊糊地回答道。

“你喜欢他什么?”我问道。

“他说话的腔调挺温柔的吧。”说着,诗织的脸上现出了

有点怀恋的微笑。“但是,生活在一起的话,就明白了他并不总是那么温柔和蔼,心里挺不是滋味。和寺子你住在一起,要开心多了。你永远是那么地温柔亲切。”

说着,诗织又是嫣然一笑。白白的脸颊,浅浅的双眸,那笑脸宛如水果软糖一样可爱。那时我们俩还在上大学,作息时间差不多,两人老是在一起,可我们从未吵过架。不知不觉地,诗织就完全与我的房间连成一体了,就仿佛融化在了空气中似的,自然地存在了那里。

也许,从原本的性情上来说,我喜欢女孩要远胜于男性。跟诗织在一起的时候,我有时会由衷地这样想。这并没有同性恋的意思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好女孩,跟她在一起感到很开心。她长得白白胖胖,眼睛小小的,胸部挺大的。她绝对谈不上是个美女,再加上她的那些大大方方的言谈举止,倒使人有一种“妈妈”的感觉,完全不像那种使男人怦然心动的性感女子。她只是个话语不多、文静腼腆的女孩。想起她,首先在我眼前浮现出来的,不是她的外貌,而是荡漾在她周边的充满柔情的音容笑貌。她还在人世的时候,有时我无意中瞥见她脸上淡淡的微笑和眼角上深深的鱼尾纹时,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将脸埋在她那硕大的胸脯里痛哭一场,敞开心扉对她诉说心头的一切:不快的经历、谎言、今后的人生、倦怠、忍受、黑夜中发生的事、心头的忧虑,一切的一切。我还会回忆起父亲、母亲,故乡的明月和吹拂过田野的风的颜色。

诗织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女孩。

虽然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刻,但跟那个昔日同学的邂逅却使我的头脑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在这差不多令人眩晕的烈日

底下,我一个人回到了房间。下午,我的房间阳光充足。在明晃晃的阳光中,我将晾晒在外面的衣物收了进来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贴在脸颊上的白色床单散发出洗涤过的布质的清香。

不知怎的,人感到一阵发困,如淋浴一般的阳光倾泻在我的背部。我在折叠着衣物,全身正对着空调里吹出来的冷风,不觉有点迷迷糊糊起来。在这样的状态下进入午睡感觉很舒服。似乎能做一个金色的美梦。我脱掉裙子,滑进了被窝。最近连梦也没有。眼前立即一片漆黑。

蓦地有个电话铃声搅入了睡梦中,我醒了过来。我听出是他打来的电话,起身看了看钟,发现才睡了不到十分钟。别人的电话我会一点感觉也没有,照睡不误,假如这种情形也称得上是 ESP(超感知觉),那我也算是个了不起的有特异功能的人了。

“寺子?”我拿起话筒后听见他问道。

“是,是我。”

“在睡觉吧。”

13

他说话的语调好像挺开心的。这声音在我听来也总是那么令人愉快,不觉独自笑了起来。

“正想要起来呢。”

“瞎说吧。我说,今天一起吃晚饭怎么样?”

“好啊。”

“那么七点半在老地方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挂了电话,房间里依然充满了阳光,一片静寂。事物都在地上清晰地落下了深深的投影,时间被截断了。我呆呆地望了一会儿,依然提不起精神,就又躺到了床上。这次在入睡